



世界文學名著

但頓之死

亞歷舍·托爾斯妥葉著  
林適夷譯

LA MORTE DE  
DANTON

By  
ALEKSEJ N. TOLSTOJ

Translated by  
LIN SHIH I

世界文學名著

但 頓 之 死

## 原序

這劇本產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莫斯科柯爾雪劇場的監督，把普雪納爾（Bichner）原作三十六幕浪漫派的大悲劇但頓之死，請我改作，以備上演。我本打算根據原本添繪上充分的現代色彩。但這計劃畢竟沒有可能，在原本中的材料，不能完全供給我的使用。第三場以後，我已不能不把原作丟開，別從自己所體驗了的俄羅斯革命中去找取材料。一九二三年，我又第二度把他改作，儘可能地刪除了以前從普雪納爾所得的一切，以這樣的形式，獻給讀者了。

亞歷舍·托爾斯安葉。

劇中人物

但頓 山嶽黨領袖，法蘭西共和政府司法部長，公安委員會委員，法蘭西國防的指揮者，曾建立恐怖政策，他所參加的「九月屠殺」事件，爲死刑制度最初的作俑，造成以後共和政府永久流血的創痕。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行家，而偉大的理想，終於淹滅於血泊之中。

這悲劇的開場，是但頓已離開政務以後；不久以前，纔和一位十六歲的少女魯綺思結婚。他和他年青的妻子，同住在賽佛爾的家中。

勞伯思倍爾 公安委員會委員，雅科賓黨領袖，有堅強的意志，廉潔的德義，火一般暴烈，冰一般冷酷，是一個很理智的人。精明而細心，但缺乏情感。他擔荷了無政府狀態時代的法蘭西的重任。對於正義，嚴格的人民的福利，道德的觀念，完全到達了革命之形而上的形



式。

嘉彌爾·台摩連 憲法議會議員，熱情的愛國者。雜誌記者，幻想的人。

聖·喬斯忒 勞伯思倍爾的與黨，哲學癖的，空想的青年，女性風的美男子。但性情殘酷。軍事委員及公安委員。

柯爾·台爾排 公安委員，舊為伶人，性殘酷，無行。

胡開·台·丁維爾 共和政府司法官，現在的地位，是得於嘉彌爾·台摩連的援引而獲得的。年老，精明，犬儒派，性暴亂。

海爾曼 革命法庭司法長，此職得於但頓與齊龍特黨鬭爭的時候。

海羅·台·賽雪爾

斐里普

拉克羅埃

憲法議會議員，但頓之友。

萊強特爾 雅科賓黨黨員。

西蒙 手工業者，中年，戴絨絨的帽子，穿破爛的長腳統褲。他的灰暗的臉，因為多喝酒的緣故，變成紅褐色。愛國者。

魯綺思 但頓的妻。

露西 嘉彌爾妻。

安娜 西蒙妻。

瑪麗 貴族出身的女子，現在作了謠密賭窟的主人。

羅莎麗 花邊女工。

姜痕 女縫工。

披圍巾的婦人

跛女

胖婦

尼儂 酒場中女子。

女販

勞伯思倍爾的侍女

里昂人

紅帽子的市民

黑帽子的市民

捧書的市民

戴假髮的市民

法庭庭丁

尖鼻子的青年

其他市民，兵士，劊子手等。

時間

一七九四年夏。在巴黎。

## 地點

### 時 間 地 點

- 第一場 瑪麗家
- 第二場 酒店門前的小街
- 第三場 我德克式教堂的内部
- 第四場 派律司宮的内苑
- 第五場 勞倍思倍爾室中
- 第六場 街頭廣場
- 第七場 同前
- 第八場 革命法庭内部
- 第九場 革命法庭前空場



但 頓 之 死

第十場 同地 一小時後

第十一場 獄室

第十二場 刑場

## 第一場

瑪麗的房。

已撕破了的錦繡的簾帷，鉛堊剝落的牆壁，金漆的家具。燭臺上燃着幾支蠟燭。玩紙牌的檯子邊坐着：海羅台賽雪，瑪麗，嘉彌爾台摩連。一旁——魯綺思，露西。窗的方面，但頓立在帷後，不能見。

魯綺思 我很不歡喜巴黎。在這兒老是這樣狹窄，這樣紛鬧。我一到這兒，便會覺得心裏不舒服。

露西 賽佛爾很美麗吧？

魯綺思 是，我們那兒很美麗。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園庭和幾畦菜圃。丈夫送了我四五隻小

雞養在那兒。什麼菜蔬，蘿蔔，蕓薹之類，都不用到街上去買，我們自己都有。我們又時常到公園裏去散步，（眼向四圍一瞥，低聲說）可以聽到許多新聞。到了晚上，公園裏便是馬蹄和軍號的聲音——叫人可以看出皇帝的野心。

露西 喂，不要說得太大聲！

海羅（切牌作聲） 我這舌子完全沒有用處了，連一句情話也說不出來。如果我想說：『我愛』而說出口來的却是：『死。』這舌子真可惡……昨天我碰到一位可愛的姑娘，而出盡了全部的氣力——我叫了她一聲『寡婦。』

瑪麗 那末，她怎樣回答你呢？

海羅 對於她是什麼都不要緊的。

嘉彌爾 上斷頭臺的是誰呢——叫她寡婦。

海羅 街頭的那些小癩三吧。

嘉彌爾 露西，爲什麼你這樣沉默，覺得困倦麼？

露西 不，我的親愛的。

海羅 這也算革命的結果之一，我們都覺得異常困倦……可是，對於我海羅，全巴黎，沒有人會討厭的。

瑪麗 我打你的『皇帝』。

嘉彌爾 露西，再唱一會歌吧。

露西 你要聽嗎？

嘉彌爾 我是無論什麼時候，白天也好，黑夜也好，都要想聽你，我的小龍女的歌聲的呢。  
(拿了豎琴給她。) 當你歌喉一展開了的時候，我相信立刻，全世界，被解放的勝利的人類都將起來高歌了。

露西 這樣麼。(調弦。)

海羅 嘉彌爾老說什麼音樂啦，人類啦，因為他是一個記者。我可是看不起人類的，他不過是一羣畜生，只配叫叫嚷嚷，祇要有誰去撫他的順毛，就沒事了。瑪麗，你真打算把今夜

功夫完全化在打紙牌上了嗎？

瑪麗（微笑。） 我打算把這一全夜化在「刺皇后」的身上呢。

嘉彌爾 那末，對手方面的意思甚樣呢？

海羅 隨她高興，十萬法郎，或是我的腦袋，什麼都好。瑪麗，你的「皇后」吃了打了。

瑪麗 放心吧，你是輸我不窮的。

（露西唱歌，大家傾聽着。嘉彌爾站在她的身後，一手攔在火爐架上，一手撫着自己的頭髮。斐里普入。）

斐里普 晚安！

海羅 好，斐里普！坐下來！你可有錢？

斐里普 （向室的四周環視。） 你們在這兒唱歌，好快樂。

嘉彌爾 什麼樣？邊境來了惡消息嗎？

斐里普 不，沒有什麼，一切如常。

海羅 他怕是又是鼻對鼻地會了勞伯思倍爾來，把他的胃口弄倒了。

斐里普 今日又是二十個腦袋落了地。

海羅 在這樣的雨天裏，你還看得清楚嗎？

斐里普 不，我看够了，你懂麼？我看够了！

露西 處死的是些什麼人啦？

嘉彌爾 哈倍爾派的人。（註：當時安那其思想者。）

斐里普 理由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所以被送上了斷頭臺。

海羅 啊！

斐里普 勞伯思倍爾，聖喬斯忒，柯東他們，神經太過敏了。

海羅 這是很簡單的，他們現在在打掃廚灶，等革命聚集了火種放進裏邊去。比方勞伯思

倍爾拿了一把廚刀，聖喬斯忒拿刷帚，而柯東提了一桶水！要把法蘭西擦得銅鍋子一般的發光亮呀。

嘉彌爾 對啦，對啦，或者這發光亮的是斷頭臺上的虎頭刀吧。

斐里普 今天我覺得這危險也在威迫着我們了。他會很快的到來吧，比我們所猜想得還要快。

嘉彌爾（在火爐架上把拳一拍。）但是，我們還要待到浸身血泊中的時候纔去跳躍麼？勞伯思倍爾把腦袋當皮球玩着呢。我們必須要實現真正的共和政府，大赦令如空氣一樣的必要，人類普有的權利，爲什麼讓勞伯思倍爾鎖在他自己的抽斗裏！

海羅 喂朋友，誰都是要命的，同他自己一樣——比什麼都重要。如果強力は屬於我們這一邊，我，一定衝頭陣，去把勞伯思倍爾的腦袋割來耍子。

嘉彌爾 我可反對！我以爲優雅比一切都重要。國家的文明，應是一件舒適而美麗的衣服，沒有東西，可以阻礙每人行動的自由，每個人的希望，每個人的肌肉的活動，每個人生活的動作，必須無延擱地自由地馬上實現。而他們却把狂人的襯衣裹在我們的身上，那些醜惡，染滿血跡的襯衣，我可完全反對！我要以玫瑰的花圈加在我們的頸上，泛沫的酒杯

擎在我們的手中，我要大家都有福玩奧令配戲，作歡樂的宴會，法蘭西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土，我要看見他的光輝燦爛，如古代的大神。（轉身向窗。）但頓，你必須使憲法會議中實現這些時代的要求。

斐里普 他在這兒麼？

海羅 但頓，你應該重新在肩頭荷起法蘭西的車輓，把他從陰溝中拯救出來。

嘉彌爾 你必須重新來開始鬭爭，民衆是傾向於你的。如果你再要遲遲不發，我們是完結了。

但頓（從窗龕後出。）我須要什麼？但頓，你應該怎樣！但頓，到憲法會議去吠幾聲！但頓，把法蘭西的車輓架上肩頭！我還能作什麼？叫我像一萬隻獅子般的去咆哮麼？唉，即使我寫了一千條的布告，即使我斬了十萬個的頭顱——而太陽，還是照他自己的意思，從東方出來到西邊落下。（在魯綺思身傍坐下。）你的嘴唇在戰慄着呀，是的，是的，我的孩子，假使我再送你四隻小雞，那麼我永遠是一個但頓了。那些吃人的魔鬼，怎會驚嚇了我的孩



手呢。而現在——他們叫我：但頓你依戀着你小婦人的胸頭太久了——來！去搖撼法蘭西！  
西喲！（站起。）儘只是一些空口白話，我們在這兒閑談。我們集合與什麼對像之下呢，有什麼必要，要我們去手舞足蹈呢——革命是有他本然的法則的。什麼時候他需要了，——便把我們掀到浪潮的頂點，然後轉身又把我們——投進深谷去。（低身吻魯綺思。）  
可是在你的眼中，却有不同的法則了。

魯綺思 我們回去吧。

但頓（玩笑地。） 是的，是的，我們回去。

嘉彌爾 如果半途中止可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們就不必再鬭爭也好。

但頓 鬭爭？我可倦了。我對這孩子說過了，我將從此洗手，作一個良善的公民。我是倦了，這一句話你可懂嗎？勞伯思倍爾是還在鬭爭的，還在努力着把赤血灌溉到泥土中去，因為

他是深信觀念和言語的力量。別的，他都不相信，他在那兒對人說的都是謊話。

斐里普（走向但頓，不使別人聽聞的低聲說着。） 我關照你——有人監視着你了，我着

見有幾個暗探——一個站在轉角上；一個在窗前，一個攀在窗欄上，你應該躲開，趕快離去這兒纔好。

但頓（大聲地。）我會飛麼？飛到什麼地方去呢？到外國去麼？你以為我可以把祖國帶在我的鞋底裏一起跑麼？

魯綺思 你看，他老是這樣說，當朋友們把危險警告他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定要到巴黎來的呀……（以手帕掩臉。）

露西 危險是這樣重大麼？

斐里普 是的，很重大。

海羅 正爲了這話，已使我心頭不好過了三天了。

嘉彌爾 在却蘭東的派尼司午飯的時候，我們已提出了你和勞伯思倍爾兩人會面的約會了。我們打算和他們重誼交誼。

但頓（笑。）好啦，那時候我便把這隻手給他嗅嗅吧：「要嗅麼？勞伯思倍爾嗅得出什麼

來麼？血腥氣麼？可是我恰正措染了一些魯綺思的香水！（笑。）他的鼻子怕還欠長些呢，叫他去嗅吧！哈哈，嗅吧！

嘉彌爾 勞伯思倍爾說：『在軍事期內，誰也不必想叫那些良善的公民，去希望解除共和政府的武裝，他們決不想要什麼慈悲和寬容，當這祇有鐵一般的特克推多纔能援救法蘭西的時候。』

露西 這是真的嗎，但頓？

但頓 他們沒有膽量來碰我一碰的，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來呢。唉，見鬼，我的頭痛了，政治使我攪倦了，世界上真沒有一個地方，使人暫時可以把自己忘懷的麼？（窗外聞銳呼，喧擾之聲。）

魯綺思 啊，上帝！

（衆傾聽，斐里普走到燭臺邊把蠟燭吹熄，只剩一枝仍在燃着。）

但頓 這兒發生了什麼？你聽見麼？

嘉彌爾 街頭吵架吧。

魯綺思（向但頓。） 不要離開我！

但頓 嘉彌爾，你記得那呼聲麼？那駭人的呼號，那野獸般的狂吼，那血，火，和高聲的號哭，在

那賽茵河的對岸你忘了麼？忘了麼？（很快地走向門去，斐里普跟在後面。）

魯綺思 你要跑出去麼？

但頓 就在這兒，等一等，馬上回來的！

——幕

第二場

巴黎兩小街的交叉口。

陰暗的街房，和突出的階沿。一家壘醜的小酒店外，牆頭掛着街燈。酒店門前，有人在扭打。

西蒙 巫婆，你這可惡的巫婆，巫婆！

安娜 救命啊，救命啊！

西蒙 你這畜生，我不讓你活命。嗷，嗷——這便是，我叫你嘗嘗！

（安娜穿着破的長衣，向街頭跑去。轉角上，門裏邊，走出許多人來。）

人聲 西蒙！西蒙！你不要再發瘋了，放了她！

安娜 公民們，我要死了！

西蒙 我一定得把她的腦袋打碎纔休，他是巫婆。

安娜 隨便你甚樣說吧，酒鬼！

西蒙 你們看，（又跳到妻的面前，人家把他們拉開，人聲擾雜着。）

西蒙 公民們，你想我的女兒在什麼地方？我要叫這巫婆說，我的女孩在什麼地方。你聽見

麼，可惡的巫婆？我的女兒已不是姑娘，也不是夫人，也不是一個婦人！却做了街頭的浪女！

紅帽子的市民 不要鬧，有話慢慢兒說，西蒙！

西蒙 你自己可不要鬧，老閻鬼，把你腦袋包包牢吧！（呻吟着倒在地。）

安娜 西蒙，你甚樣了啦？公民們，他如不喝醉了酒，他倒是一個好人。

黑帽子的市民 我們把他扛到家裏去！

紅帽子的市民 我倒要問了，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啦？

安娜 我們的女兒——你看——不是一個很好的小姑娘麼？她擔心着爸媽，天天沒有麵

包，沒有酒。因此——你想——她只好跑到街頭去了！

西蒙 好！現在你自己承認了！

安娜 嚇，你這猶太教徒，酒鬼，癩駱駝！可是，即使我的女兒，天女般的貞美，我發誓，公民們——

——如果她不上街頭去接客，我們都只好餓死了。你又那兒來喝，你這齷齪的老臭鬼，你想吧。女兒是完全爲了他，而他……！

西蒙 把刀給我，把刀給我！

紅帽子的市民 你用不着把刀來對付你的老婆，你只去對待那些同你女兒幹壞事的，用錢買他身子的人好了。

人聲 對啦，對啦，說得不錯！

紅帽子的市民 啊，你正該去對待那些遊手坐食的，奢靡的富兒們！我們餓着肚子呢，我們沒有麵包沒有肉，也沒有喝的。當我們伸着手，喊麵包的時候，這些不勞動，淫奢的富兒們投了革命的機，卻做了新富的暴發戶。這種沒用的傢伙他說：『把你的女兒賣給我！』那

麼，我們纔用得着拿刀去對付他們。

人聲 他說得好對的！對的！殺，把他們殺了！

黑帽子的市民 人家對我們說：『那些貴族是吮吸民衆的血的。』——我們已把貴族們

倒挂起來了。人家對我們說：『那些齊龍特黨是要我們餓肚子的。』——我們已殺了齊

龍特黨的頭了。但是我依舊餓肚子，我們依舊沒柴沒麵包沒鹽。是誰？是誰利用了我們的

勞力，我們下層階級的困苦？是誰？我們去打倒這班人，這班把革命作玩兒的東西！打倒有

錢的富人，把他們都殺了，把那班身上不穿破衣的人都殺了！

人聲 殺盡一切，一切不穿破衣的人們！

黑帽的市民 殺盡一切，一切在我們上頭的人們！

紅帽的市民 殺盡一切，一切會讀，會寫的人們！

人聲 殺，殺盡一切，一切會寫會讀的人們！

（街角上人羣行動着，有一個尖鼻子的青年向街燈下走來。）



人聲 你們看，這人手裏拿着手帕，你看，這不是麼？他用手帕拭鼻涕！一定是貴族！吸血鬼！

把他綁在街燈底下，把他綁在街燈底下去！

青年 先生們！

紅帽子市民 這裏沒有什麼先生，我們都是些短褲黨。（註：猶中國短衣幫之意。） 把他在街燈

底下吊起來！

（羣衆圍敍燈下，唱着「嘉曼亞龍」跳舞。）

歌：

命運快送到了臨終，——

大家來跳個嘉曼亞龍，

命運——送終，

嘉曼亞龍，

鎗斃——*pia pou*！

我們快跳個嘉曼亞龍，

在斷頭臺，

在斷頭臺。

我們快跳個嘉曼亞龍，

在隆隆的礮火聲中。

命運支配着我們衝鋒，

吊到燈底下去——敵人！

命運指使我們前進，

pin pon, 把他們一個個送終！

青年 請放一些慈悲吧！

紅帽子的市民 你求我們慈悲也沒用，公民——我們已經太慈悲了。你們處死我們是用慢性的刑罰——饑餓。我們處死你們卻在街燈底下只消一秒鐘的功夫。我們對你已經

够客氣了，趁你的舌頭還沒有僵硬以前，你可不要忘了對這些慈悲的公民們道謝。

青年 讓魔鬼把你捉去！把我吊在燈下面，你難道會使燈光更明亮些麼？（有人笑着。）

人聲 說得好，勇敢，勇敢，放了他吧！

紅帽子的市民 公民們，我們沒有這權柄……！

（勞伯思倍爾入。）

勞伯思倍爾 這兒發生了什麼事，公民們？我問。

人聲 勞伯思倍爾！勞伯思倍爾！勞伯思倍爾！

黑帽子的市民 這便是，你看，公民勞伯思倍爾：去年九月的一場流血，我們是什麼也沒有

得到，斷頭臺工作得太慢了。我們都餓着，請把麵包給我們！

人聲 麵包，麵包，麵包！

（青年在大眾不注意中逃脫了。）

勞伯思倍爾 以法律的名義！

紅帽子市民 什麼媽的法律我們的肚子——這纔是真正的法律。

勞伯思倍爾 法律是民衆神聖的要求。

紅帽子市民 我們便是民衆，而我們卻不要什麼法律！

勞伯思倍爾的女侍（亂髮蓬鬆，粗野的紅面女子，肩上披着肩巾，手中編織着長襪。）你  
們聽吧，你們聽吧，勞伯思倍爾對你們說，你們聽聽這不可得的，正義的聲音。

人聲 如果他允許給我們麵包，那要好多了。我們要吃酒和麵包！

勞伯思倍爾的女侍 聽着，聽着這耶穌，這指揮民衆的人的話。在他的手裏是利劍和正義，

在他的手中是正確的天平秤！

勞伯思倍爾 良善的公民們，你們已以自己的手去拔除法蘭西土地上的一切害草，你們已把仇敵放逐到國境之外去，在以前你們是沒有這些光榮的。昨天爲止你們還是奴隸，而今天開始你們已是偉大的民衆，可是請不要忘記：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爲着我們的權利，爲着新入類的權利，這權利便是自由，平等，博愛，敵人並不是完全都被打倒了呢。

敵人還存活在你們的中間，而最危險的仇敵，便是無狀府和無規律的行爲。你們光喊：麵包！是的，我們是必須把他獲得的。看着你的手，當你握起堅強的拳時，麵包便在你的掌中發着香氣了！公民們，不要學那些帝國時代羅馬人民的樣子，他們是只知道要求麵包與娛樂，於是刀劍便從他們懦弱的手中落下了；於是永久的羅馬的城壁中便出現了比倫的軍隊。不，我知道，法蘭西一定能够，熬着饑餓，咬着牙齒把戰帶緊緊地束住了肚子的。於是麵包，正義和光榮一切都將有了。民衆們，那制定法律的人連晚上都沒有功夫睡覺，他們的眼睛看透了在暗中的，諸君的真正的仇敵。

人聲 勞伯思倍爾萬歲！

（勞伯思走開演說處，撞見但頓，他正微笑地聽着他的演說。）

勞伯思倍爾 啊，是你麼，但頓？

但頓 是呀，是我，勞伯思倍爾。

勞伯思倍爾 來巴黎多久了？

但頓 今天早上剛到的。

勞伯思倍爾 從賽佛爾來？

但頓 是的，從賽佛爾來。我特地跑來聽聽你在怎樣對民衆演說。你進步多了。我望你，今天的演說沒有預先擬了的底稿，是不是？你今天在到街上來以前把他擬定了的？

勞伯思倍爾 聽說你在賽佛爾和夫人倆過得很快樂；人家說你的家中很華麗，每晚開宴會，請許多朋友喝酒，打牌？

但頓 這是——豫先審判麼？

勞伯思倍爾 不，朋友的勸告吧了。再會。（行。）

但頓（高笑。） 好個羅馬人，清廉士，好個民衆的良心，啊，哈哈，哈哈……

西蒙（自酒店門口出。） 誰在說什麼羅馬人啊，是你，但頓？晚安，老朋友，好久不見了。

但頓 近來甚樣，還照舊磨磨刀石嗎？

西蒙 倒霉。我只喝酒，剛纔我打了我的老婆，我發誓要用刀殺她——並不是我要打她，我

實在太苦悶了。我感得無聊，但頓。我現在喝得很利害，因為太沒味了。你呢，聽說，變得很慈悲了！留心啊！你忘記了嗎，我們在去年九月中甚樣洗清了共和政府？你浴血直浸到耳朵邊，你是偉大的。那些快樂的日子！但頓，我想起來真高興——我自己，還打算把這留剩着的幾粒牙齒，去咬那淫婦蘭倍爾的心。

但頓 骯髒的畜生（把他推開。）

西蒙 當心啊，但頓，當心自己啊！

——幕

### 第三場

義德克式建築的教堂內部，祭壇改作演說臺。

其下置大檯子，其周圍爲半圓式劇場形，排列了許多椅子。高懸的燈架，燃耀着許多蠟燭。演說臺上萊強特爾立着。

里昂人（從自己的座席上叫喊）

里昂的兄弟，派我來質問諸君，爲什麼死刑的處置辦

得這樣遲慢。（喧擾之聲。）諸君難道是把里昂忘了麼？里昂那兒是反革命的逋逃藪，大本營。我們必須把死刑擴大。其次我們的要求是，把都市的城牆轟炸，毀壞王宮和絲織工場。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完全允許，我們便要自己動手。

人聲 里昂雅科賓黨萬歲！

萊強特爾（向里昂人） 我再三對你們說了，里昂的方面是並不十分主要的，在這兒，革



命中心地的巴黎，穿着絲綢的華衣，乘四輪馬車，狂飲縱樂的人們，你沒有聽到嗎？在共和政府的三色旗之下，平靜無事的生活着的人正多着呢；吃得飽飽的肚子，坐在劇場的包廂裏，怡然地嚼着巧克力糖，用貴族的談吐講着話！

人聲 好無恥的東西！驅逐！

萊強特爾 公民諸君！——反革命抬了他的頭呢。我請問你們，對於公安委員會的意見甚樣？

柯爾（自席上。） 那末，我問你，萊強特爾，你知道誰是首先露骨地表示這種放蕩的行徑，誰在這兒鼓舞着那些革命的強盜，你知道這首要人的名字嗎？（緊張地沉默。）

勞伯思倍爾 請讓我說一句話！

萊強特爾 你說吧，公民勞伯思倍爾。

勞伯思倍爾（走向演說臺，靴根閣閣作聲。他身材不很高，頭上戴敷粉的假髮，整潔的褐色大禮服，手中執着一卷原稿子。） 我們現在馬上要起來行動，我們只等那憤怒的叫喊

了——我們聽見的已不僅是叫喊，而是危害的警報了。是的，我們把眼睛大大的開着，卻看我們的敵人從容地整備他的武裝，反而把陣地留讓給他。現在我們是充分地可以注目了。我們一切的鬭爭，都會打進敵人的心頭。

拉克羅埃（對萊強特爾）——他說的是什麼人？

萊強特爾——共和政府的敵人。

勞伯思倍爾——昨天我對你們說，共和政府的永久的仇敵是有兩派：一派便是保王黨和安那其主義者，他們現在已經消滅了。哈倍兒和他的同黨以他們可惡的無秩序的行動侮辱共和政府。他們已在昨天處了死刑。

人聲——革命萬歲！

勞伯思倍爾——但是同時第二派是什麼呢，他們不但不會消滅而且還在民衆冒目的信仰之中，這些敵人是一種怪物，生於革命中的，寄生蟲。他們的生活形式，是醉飽而縱慾，他們的宗教，是無節操與放浪。這些人高叫着同情和慈愛，他們要求把死刑廢止，他們行動的

目標，是大教令，他們想軟化法蘭西民衆的心腸，使他們從新投到皇帝的腳下去。

人聲 他說的是誰？又發見了新的陰謀嗎？

勞伯思倍爾 我不憚再三的申說，法蘭西民衆最神聖的任務，是爲全世界建立一個最尊貴的正義，自由，與平等，博愛，斬草除根地鋤去一切淹溺人類的惡德。爲了這，我們纔實現了革命，也爲了這，我們纔建立共和政府。共和政府的武器便是恐怖政策，共和政府的權力便是最高的道德。不殘惡並不是道德，對於罪惡的無情的鬭爭，纔是真正的道德。恐怖政策纔是共和政府的純粹性，人家叫我們作吸血鬼，把我畫作諷刺畫，雙手拿着人的心，把血水絞在杯子中，在外國這重受着大衆的歡迎的事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去聽信那種可惡的偽善者的話，每次我們共和政府以恐怖政策去對付敵黨的時候，在外國便騰起這種憤怒的浪潮。要知恐怖是我們的強力，我們的正義，我們的慈悲。現在那廢止恐怖政策的宣傳，便是企圖顛覆共和政府的說教。

人聲 萬歲！勞伯思倍爾萬歲！公安委員會萬歲！恐怖政策萬歲！

勞伯思倍爾 但是在現在，我們的新的敵人，裝飽着肚子，生的悶脫兒地叫着：『廢止死刑制度！廢止恐怖政策，把一切下獄者釋放，把一切利用民衆的悲慘而發財的人赦放，把一切貴族階級和保王黨赦放呀！』這樣地當我們正全身武裝，面對着歐羅巴，奧大利的皇帝和普魯士的國王，西被襲壓於英吉利，東則出現了幽靈般的妖怪，俄羅斯女王的時候，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他們要從我們的手裏奪去武裝，那飽食的傢伙們，那惡漢們，把他們的邪說傳染全國，下毒在我們強力的源泉之中，這對於共和政府的自由，是最可怕最惡毒的反動行爲，地獄鬼一般的行動。這是分散國民的團結，消滅國民的強力。我真不知道他們的頭腦中，怎樣會發生這種無意識的企圖……但這原因還不算重大，而結果是可怖的。這種惡德不僅是一種不正的行爲，而是對政治的犯罪。尤其危險的是這人，也曾有一時擔任過共和政府重要的任務。

（有間，勞伯思倍爾喝水。）

拉克羅換（向萊強特爾。） 我現在懂了，這是一個怪物！

勞伯思倍爾 我只要把他的樣子形容一下，你們更可以明白了，那人在不久以前，還是戴着破帽子，穿着沒腳跟的靴，參在兵士，工人，短褲黨們的隊裏，立在公共食堂的涼棚底下，匆匆忙忙的吃他的早飯。——現在這人卻乘了鑲玻璃門的馬車，到以前那些貴族家裏去打牌，在郊外買起別墅來，穿了絲綢的衣服，每晚開華貴的晚餐會，葡萄酒河水一般的泛流着，把吃殘的肉與麵包毫不吝惜地丟棄喂狗。（座中有憤怒的喘聲。）是的，這人現在過着皇子一般的生活。够了，我已把樣子充分地描寫出來了。我問你們，爲什麼到現在爲止，還不割去他這雙掠奪民衆血汗的手，爲什麼還讓他的腦袋留在肩上，這個以邪說去煽惑民衆的毒物。

但是放心，公民諸君，共和政府決不稍存姑息之念，對於這些以革命作買賣的投機派。所以，里昂來的兄弟們，你回去告訴你的同志們，法律的劍刃並未在執劍者的手中生鏽，對於一切的反動派，我們要在全世界之前，用恐怖來提出最大的正義的標幟的。

（滿座掌聲，勞伯思倍爾下臺，儼然的徐步而出。）

拉克羅埃（向萊強特爾。） 你知道，勞伯思倍爾所說的那人嗎？

萊強特爾 我知道的。

拉克羅埃 你們要滅亡共和政府，卻滅亡你們自己，看着吧——不久公安委員會會把你

們自己的腦袋送到革命的廣場上掛起來了！這是瘋子，把這可怕的貢物去投給民衆！

萊強特爾 但頓現在在什麼地方？

拉克羅埃 在巴黎啊。

萊強特爾 去吧，我一定要去看住他纔行。

——  
幕

第四場

派律司宮的內苑，咖啡店的小棚下。

海羅在食桌邊坐着。男女人羣，錯雜行走。

海羅（走向一位姑娘身邊。）喂，尼儂，我想你還是把你褲上那個破洞，扯得大一點吧，這樣，可以讓人家看得見你全部的大腿。

尼儂 儂阿是豬頭三？

海羅 啊啊，你大襟上挂着的是什麼東西？

尼儂 斷頭臺的徽章。

海羅 你改了雅科賓黨嗎？

尼儂 兩天前我倪全「支部」都改之雅科賓哉。喂海羅，規規矩矩告訴你吧，趕快退出山

撒黨，改雅科賓吧！叫人把你的骷髏頭割去之，阿是有點可惜。

海羅 你走近點兒——讓我區區一個！

尼儂（從他手中掙脫。） 沒功夫搭你開心。（跑開。）

海羅 喂，不要忘記把褲子裏的洞洞扯得大一點！（笑。）

（但頓，兩手扶着羅莎麗和姜痕的肩頭入。）

但頓 海羅，你想我這兩位小姑娘是什麼東西？她們是妥伊利來的森林女神，我便像牧神

法昂般的跟住了她們。你以為她們在幹麼？羅莎麗在餵小鳥兒，而且依次的給他起了名：

馬拉，飛來蒙，伏爾德，勃麗莎。

羅莎麗 不要瞎說，我幾時說過勃麗莎的，七月裏處決齊龍特黨員死刑的時候，我也投了票的呢！

但頓 而姜痕呢！卻把自己爬到樹枝上，假意兒大着喉嚨唱馬賽歌。

海羅 姑娘們，我向你們道候。我同我的老友但頓，從今天朝上開始，決定要離開政界了。把



政治投給魔鬼去！我們早就想丟手了的。終於我的聰明突然在我的腦袋中發光，想出了一條以後的辦法：——找兩個安伊利的小姑娘，必須稍稍有點呆頭呆腦，胸無城府而且要常常會笑的。

羅莎麗 好，我們兩個恰巧當選。

姜痕 羅莎麗，他們要我們來幹麼？

羅莎麗 我想，他們想我們一同來玩『畜生』

但頓 我們來玩『畜生』，好啊，我們來玩『畜生』

姜痕 大家到市外去嗎？

但頓 是啊，隨便什麼地方去都好，只要可以玩『畜生』的地方，不一定是市外。

海羅（悄悄地。） 我們大家把衣服脫光。

姜痕（活潑地。） 嗨，我相信，羅莎麗白天裏從來不肯脫衣服的，即使爲了一百個蘇爾特。

海羅 這個我可不相信。

羅莎麗（對姜痕。）爲什麼我不肯脫衣服，我的乖乖還是我的腿兒曲的，還是我的肚子突的，還是像你一樣，我的背脛骨也突出的？

姜痕 請不要喊吧——我的背脛骨是全巴黎都知道的啊。

但頓 姜痕，你是真一個非凡的女子。

姜痕（向羅莎麗。）最好，你先去想想你自己吧！幾年前倒還是一個有點看相的姑娘，而現在，面孔卻已和無花菓的葉子一樣了。

（但頓和海羅高笑。）

海羅（向羅莎麗。）把他遮着你的臉子吧！

羅莎麗 只要無花菓葉子，便要不得。

但頓 女孩子，再不要多說了，喝酒！

海羅 我立刻要去定製一頂玫瑰的花冠。

但頓 不，橘枝的花冠，用蠟製的。（撫弄着姜痕的手掌。）

姜痕 蠟製的花冠，只有葬禮上纔用得着呀。

但頓 你說得是。我們難道不是同死人一樣嗎？看這緞子般柔滑的皮膚裏，一條條青色的血管，還不是許多蛆蟲的大道嗎？

姜痕（把手曳回。） 請放了我吧！

但頓 我們這兒坐着的四個人，好久以來早已死了。姜痕，你不知道麼？我們只是生在幻夢之中，聽見人們的說話，聽見各種的聲響，看見太陽的光芒！你不聽見麼，不是遠遠地嚷嚷着人聲嗎？一切都是幻夢呀。

海羅 所以——美酒萬歲！佳人萬歲！

（拉克羅挨入，坐近傍桌邊，把手杖放下，細視着但頓。）

但頓 美酒和你溫柔的肌膚，姜痕，這纔是迷人的東西。

拉克羅挨 你好，但頓！

但頓 啊，好，好，拉克羅挨！

拉克羅挨 剛纔人家正在俱樂部裏說你的壞話呢，但頓，你何苦定要把你和這些浪女們的放蕩行爲，讓全巴黎都注目呢。剛纔一歇兒，這裏大門口正有兩個勞動者用手指你呢。

姜痕 如果我們走，不更好麼？

羅莎麗 說罷，我們立刻走。

但頓 坐着喝酒！拉克羅挨，你一坐下來便又給哀苦的雲霧罩住了。吓，把我從忒拉派山岩裏投下吧！姜痕，你願意和我同死麼——這也不過是一個幻夢：美酒，紅唇和死亡。

姜痕 我馬上要哭了……

拉克羅挨 最好，請過來一下！（但頓起身移坐他的旁邊。）報告你一個重大的事變：我正由雅科賓俱樂部回來。萊強特爾叫罵着淫靡的花花公子和富兒，柯爾台爾排主張着正式宣布名字，里昂人們正朗讀着他們無法無天的宣言；這宣言中滿滴着濃厚的鮮血。這一切恰正給勞伯思倍爾一個好機會，他又得放出他的獵狗了。

但頓 對付那個？

拉克羅挨 對付你啊！

但頓 啊，他們有這樣大膽麼？

拉克羅挨 他們連自己也覺得恐慌，好像奪了他們的命一般的戰慄着，他們定要把這樣的血去投入民衆的眼中，借此去威嚇全法蘭西，使人家知道連公安委員自己也要綁到街燈底下去呢。他們覺得非斬一個大一點的腦袋不行。

但頓 我怕他們沒有這膽量吧！

拉克（兩手相執。） 你可是睡着，還是病昏了？革命的暴流衝激着他們，他們是什麼都做不出來的呀，誰要阻礙了他們的道路，還會客氣麼？你至今還不明白麼，誰在把革命壟斷着，誰在預造着革命的理想革命的目的？這便是勞伯思倍爾。他永遠在前方飛奔，像一個怪潮的頭浪地，領導着革命。但是但頓，你不是在中途停頓了，而且你還希望他們在你的脚底踏碎。所以人家要把你打倒是不會有什麼憐恤的。民衆也將把你當作變節的反動派，你便不過變成一個無用的廢物吧了。

但頓 民衆完全跟小孩子一樣，他們爲了要知道某物的內容，他們便把某物打碎，他們爲了要推崇一個天才，他們必先把他迫死，這是古老的真理！你喝些酒麼？

拉克羅埃 勞伯思倍爾正以此作攻擊你的工具，你反叛了共和政府和民衆，把自己墮落到放蕩淫奢之中。當全巴黎都在餓肚子的時候，你卻開着豐盛的宴會。

但頓 一切的攻擊都多少有一部分真理。可是，拉克羅埃，你今天所說的話，頗有點蘇格拉底的風度，幾乎把我駁倒了。姜痕，放了海羅，到這兒來（把她抱到自己膝上。）你的腦中是沒有哲學真理的觀念的，小姑娘。你只愛青年男子的美麗的小白臉，甘密的迷眼，尖葱的手；但這些是徒增苦痛的呢，我的小姑娘。你愛的人愈美麗，那末將來你的痛苦也愈深。喂，我告訴你，如果你要愛，你須愛沉落下去的太陽，那——怕人的，巨大的血一般的光照着天際，這時候晚霞的奇景便會展開了。你須愛在將死的最後瞬間的太陽，你須愛重傷垂斃的猛獅，在臨死以前他還是跳躍得這樣高遠，使遠處的駝鳥猶在沙中緊藏着他的腦袋，鰐魚被他的吼聲駭得打戰。

海羅 悲壯呀，說得有味！

但頓 什麼？……是的，我想，革了四年命，誰都可學得點什麼的吧。

（嘉彌爾與露西入，嘉彌爾走向但頓身邊，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嘉彌爾 我剛和勞伯思倍爾說了話來。（但頓起立，同嘉彌爾走向露西處，吻她的手。）

但頓 美麗的露西，名滿巴黎的，共和政府的花。

露西 我正擔心死了，但頓。

嘉彌爾 勞伯思倍爾對我說，他爲了維護共和政府的緣故，無論如何重大的犧牲都所不辭，自己的身子，兄弟們的，朋友們的。

露西 我看出他——他決心要幹一點事出來了，他的話說得異常嚴冷，從牙齒縫裏吹出來，他的面色發了青白。

嘉彌爾 但頓，你必須去會他一下。

但頓 叫我去會勞伯思倍爾幹嗎？

露西 你必須去折服他的攻擊纔行你沒有權柄葬送你自己，也沒權柄葬送我丈夫的頭。

嘉彌爾 露西！

露西 我說一句婦人氣的話，或許這算是犯罪也好。對於我，我的丈夫是比全世界，比共和國政府都可寶貴的。

嘉彌爾 露西，你說什麼？

露西 但頓，但頓，救救他吧！（跪在但頓面前。）

但頓 好，親愛的露西，我什麼事都可做的，只要使你不流淚。

露西 謝謝你，謝謝你……

嘉彌爾 你要跟他去說話嗎？

但頓 我已允許了你的夫人。（回到桌上。嘉彌爾露西出。）

拉克羅埃 你決定去見他？

但頓 是。



拉克羅挨 你——可發了瘋了，你到他那兒去是表示你自己的懼怯，向他去搖尾乞憐嗎？

你這是自己去膽自己的死刑宣告書吧。

但頓 對啦，差不多。我會把他抑死，如果他對我太討厭了。喂，我的盃子呢？

羅莎麗 你怎樣了——你的手這樣冷？

姜痕 啊，我有點明白了！

但頓 到臨死前的一剎間，你便會完全明白的，現在可不要去想他，喝酒吧。叫魔鬼把我們捉去，這種無聊的談話枉費了我們好些時候了！政治從來不會有什麼好事的。（看錶。）

一小時後我就回來，女孩子，等着我。

拉克羅挨（跟上但頓身後。） 我跟你一起去好麼？

但頓 你還是在你的備忘錄中記入這個歷史大事發生的月日時分，太陽與星月的但置，那時候偉大的但頓雙手垂膝地站在勞伯思倍爾邸第的階沿下。（笑。）

——幕

## 第五場

勞伯思倍爾的書室。

簡單而刻板的幾件家具，頗整潔，書架上排滿了書和手稿。四周掛遍了勞伯思倍爾的照片，彫像，半身像等。勞伯思倍爾向寫字檯邊坐着，但頓站在他的面前，兩臂交叉胸前。

勞伯思倍爾 共和政府的敵人還沒有滅盡，死刑還得重新繼續下去纔行。和平時期還沒有到來呢。

但頓 這是你的自欺的血的幻影——敵人已經在法蘭西全境中絕滅了，而最後的一個於你最可怕的敵人，便是斷頭臺無盡的工作，那會敵人增加起來。這是魔鬼的車輪。恐怖政策必須立刻結束纔行。

勞伯思倍爾 我們不但不能使他停止，而且一天也不叫他休息。革命還沒有告終呢。

但頓 胡說，當那齊龍特黨和調協派打倒的時候，在法蘭西內再沒有別的敵人了，革命已經完畢了。

勞伯思倍爾 你說得不錯，但頓——當齊龍特派和調協派倒臺的時候，政治的革命是完畢了；但這不過是兒戲一般的東西，比之從政治革命結束後的那個。

但頓 爲統治權而戰？

勞伯思倍爾 不，我說的是，當政治鬭爭終局了後，國內開始發生了社會革命。這是你不會懂的，但頓。你是久已過去的政治鬭爭高潮中的人物。你是一個浪漫的，巴黎羣衆的英雄，只配去擊襲王宮的。你已被民衆狂歡的赤焰耀昏了眼睛。不錯，你是崇拜革命，自由，狂熱，火曜，刀光劍聲……（但頓憤怒的喘息着，張開兩臂，但接又仍交叉在胸頭。）現在，這血的歡狂已經完結了，你已經滿足而疲倦了，而你不去看看，在國內，過了這革命的節日，便是開始堅苦的勞作和緊衣縮食的日子。開始一個長期的爲真正的平等，自由，博愛的無

情的戰鬪。

但頓 民衆只需要和平，法蘭西只爲了你的恐怖政策而痛號呢。你是不憚煩的犬儒派，法蘭西只要求生活。

勞伯思倍爾 民衆是必須脫離幾千年強暴的生活階段。只要有一們腦袋還長得比萬民高，萬民是決不停止他們爲平等作神聖的戰鬪的。只有在平等的社會，在沒有階級的社會，在勞働均等，絕滅財富和社會奴隸的社會中，我們纔能完成真正的幸福，這便是——博愛。更使他們呼吸文明的風氣，這便是——自由。把法蘭西成爲第二斯巴達，但是沒有奴隸。那時最高的道德和正義的黃金時代便到來了。

但頓 你打算活到那時候麼？

勞伯思倍爾 不，那個正義的黃金時代我可不會看見了。

但頓 但是，你相信這個？

勞伯思倍爾 是的，我相信。

但頓（笑）你永久相信的，怕是在這個屋子裏，把革命當作一個傀儡，讓你一個人去牽動數千年的線，指揮羣衆的潮流，去建築黃金時代的殿堂吧。你澈悟了歷史的法則，構造着公式，推算着時代的境界，數學啊，邏輯啊，哲學啊，什麼都是呵，多麼自大的人啊！你要是穿着你這漂亮的大禮服，跑到街頭去作一位儼然的社會革命的教師，街頭的人們會把手指指着你說：『這位偉大的勞伯思倍爾，愛拉士來的議員先生，這位清正的人；他把所有麵包師的腦袋都割光了，但是卻不把麵包分給我們！』但是——當心啊！在這一剎間，你纔知把公式弄錯了，你弄錯了一個單位。那時候人家並不要割麵包師的腦袋，而是要把你的五臟六腑一片一片的撕了餵狗。你弄錯了，勞伯思倍爾！

勞伯思倍爾 你完全輸了；你發怒。恰巧這些人們和你一樣，把革命當作情婦，滿足了時便一脚跌開。也跟你一樣嫌惡革命的理論和純潔的真義。是的，也許是我錯了，也許將會我的理想破滅也未可知，但直到我的末日為止，爲正義的奮鬥，決不放棄對於革命的最高信仰。我和你各處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之中，你這樣的人在開始時是必要的。梅拉僕亞

但頓，突然在法蘭西驟起，高站於革命的巨火之上。那時是需要你這位瘋狂的浪漫英雄的。但是今天的英雄是——人民，國家，羣衆。要主張個人的權利的——便是罪惡。我再說一次，爲了偉大的平等，你必須忘卻你自己，但頓，把你的財富散去，克服你的錯誤和生的悶脫兒，把以前的但頓消滅！我誠懇地對你說，你的天才是很豐富的。已是時候了，你頗有些才幹，把法蘭西從深淵中提起來，荷上你的肩頭。我把你看守着，我是很擔心，但我的擔心並不是無爲。你現在沉睡著，血肉使你醉飽了。你的天才，你的力，完全消磨於享樂之中，你的精神斲傷盡了。你一定要強硬你自己。立刻，立刻你的身子要腐化得發臭了。但頓，再過一星期，這強硬便成爲——國家的叛逆。

但頓 你還是瘋了，還是喝醉了酒，你用什麼態度對我說話？你以爲，我是來向你求恕的麼？

勞伯思倍爾 當然啊，但頓，你是來求恕的。

但頓 我要把你和全委員會蹈得像蘿蔔一般稀爛！在我的背後是全法蘭西的人民。

勞伯思倍爾 你錯了。在你的背後的是……

但頓 是……是什麼？

勞伯思倍爾 你的背後是——死刑執行人。

但頓（笑。） 死刑執行人！你正以為如此麼？你真勇敢，勞伯思倍爾！喂！你可有時候也想到一個字：「活」的麼？但是，你要驚奇吧：我要活。不要阻礙我，不要迫我重新弄髒我的手。我不想再喝血了，殺人的事我聽了也要作嘔了。假使你要我來接受你的學理，假使你要做專制的狄克推多，那麼，你可要見鬼了！還是讓革命安靜着，不要再刺進深處去吧，你已經刺穿了他的肚子了！

勞伯思倍爾 那末——我們的談話完了。（站起身子，把門打開。）

但頓（走向勞伯思倍爾的身邊，扯住了他的外衣。） 你沒想到人家可以把歷史的輪子拖轉來麼？

勞伯思倍爾（冷然地。） 這個你不能做。

但頓 我沒有勇氣麼？

勞伯思倍爾 是的，你沒有勇氣。

（聖喬斯忒入。）

聖喬斯忒 有客人麼？（但頓把勞伯思倍爾推開。）

勞伯思倍爾 聖喬斯忒，你不要走！

但頓 好，我們在議會再見。（出。）

勞伯思倍爾（向聖喬斯忒） 你來的恰好；我正窘極了；這髒骯的畜生他的腐化氣，薰得

我真臭，民衆的領袖，流氓！聖喬斯忒，不是有人說麼，他是障住着我的巨大的暗影？巨人，偉

大的但頓啊，見鬼，但是你真相信我麼？你明白麼？——我只好不客氣了。

聖喬斯忒 是的，我相信你，勞伯思倍爾。

勞伯思倍爾 聽着，我想像——從他的割了的頭頸裏，必定要濺出些血來，一些血……我

難道爲借此滿足着個人的權力嗎？你是真正認識我的，你是信得過我的。我在太陽出起  
的時候醒來，聽見小鳥的啼鳴，我便想起那些人類，那些有着不可推量的幸福的人類，在



他們的手中祇有鐮刀和禾束。我看見林叢的蔭下，快樂的孩子們，漂亮的婦人們在手中拿着鐮刀和禾束，男子們肩了鋤頭走着，生活於和平與繁榮之中，永不會想起這豐茂的田邊曾經流過赤血。爲了這種幸福，爲了這種理想，聖喬斯忒，我決心貢獻我的一生，是的，我把自已從幻影拉開，伸出手來，觸着那些紙頁，那些在昨天處了死刑的人的名單。我不能停止，我必須向前幹去。每天朝晨，全法蘭西的地上是燦耀着我心血的赤光。

聖喬斯忒 你可不必對我申辯的。

勞伯思倍爾 但是，在聖泰托恩區，那些勞働者看到死刑的囚車時，定會提出不平的抗議的。恐怖將會包圍了全城。許多人都以爲禍將及身。我們斬了一個怪物的頭，將會有許多新的生長出來。反革命的潮流將會疫癘般捉住全法蘭西。你將看見許多人的眼睛，到處燃起瘋狂的焰火，一切人。我們的到凱旋之日，會被那些死屍阻當的啊，死屍，死屍……

聖喬斯忒 你病了，你得休息一會吧。

勞伯思倍爾 不，猶豫和停止，是一切死亡的原因。（間歇。）但我總沒有提出的決心。

聖喬斯忒（銳聲。） 必須處死！

勞伯思倍爾 你這樣想麼？聖喬斯忒，我們得仔細計議。聖喬斯忒，在他，已經在革命中有了五年的歷史。我知道他是無益有害的怪物，但他是燃燒的焦點，完全是革命中狂亂時代的神聖。我們處死他，猶如處死自己的青春時代，猶如解散過去的團結。人家一定將如此推想，聖喬斯忒，我們是自相火併。

聖喬斯忒（把一張紙給他。） 你念吧！

勞伯思倍爾 這是什麼？

聖喬斯忒 罪狀。

勞伯思倍爾（讀。） 但頓。

聖喬斯忒 陰謀的首領。

勞伯思倍爾 海羅·台·賽雪爾。

聖喬斯忒 墮落者，無恥的，共和政府的污點。

勞伯思倍爾 拉克羅埃，斐里普。

聖喬斯忒 消費國幣的，盜取公款強盜。

勞伯思倍爾 嘉彌爾！這個人完全沒有什麼的啊！

聖喬斯忒 他是一個空談漢。

勞伯思倍爾 嘉彌爾，嘉彌爾，革命中最漂亮的孩子！

聖喬斯忒 我以為他比誰都危險，他最不慎重，有些才幹，生的悶脫兒，他把革命當做女人般的憧憬着，他對於革命，只想給加上一頂玫瑰的花冠。外行而且懶怠。比之他們，他是最喪失政府威信的人。

勞伯思倍爾 就這樣吧！告發書呢？

聖喬斯忒（以一疊手稿給他。） 這個——還沒有寫完。

勞伯思倍爾 好，讓我看吧，你去讓我一個人在這兒。（聖喬斯忒出。）十四名！這必得幹一個徹底歷史的法則是無情的，我必得好好兒扮演我的一角。可怕，可怕——十四名！嘉彌爾

爾，但頓，嘉彌爾，嘉彌爾，（反身望着門口，慢慢地站起身子。他的臉上有些懼色。）滾開，滾開，讓開我，我必須這樣；你懂麼？我必須這樣！（抓起告發書和名單，把他團皺，揚起手吁氣，慢慢地靠在桌邊。）我必須……

——幕

## 第六場

街頭的廣場。

西蒙坐休息椅上，手中拿着報。其側有一女販子推着一小車藥荳叫賣。

女販（叫喊。） 綠藥荳，藥荳，藥荳……

披圍巾的婦人 幾錢一磅？

女販 你自己算吧，我在這兒一共已賣了八百個法郎，這些錢我得給我女兒去買做裙子的印度布，襪子，酒……就只夠把這一點錢化光，而我還要去買牛酪，鹽，我們已經有兩星期沒見麵包了呢。過活是一天比一天的難了，我得告訴你。

披圍巾的婦人 我的女孩子有兩天沒吃東西了，你可以便宜一點麼？

女販 我跟你說，這可辦不到；走你的路吧，女公民！

胖婦 大家都要被這個可咒咀的飢荒餓死了！

跛女 這正是——你們的自由：餓死。

胖婦 人家還不許我們好好幹活。叫他們來殺我的頭吧，我到底還得永遠把男人引到  
自己房裏麼。我要吃飯，我們大家都餓荒了！

跛女 你看着吧，馬上，馬上他們自己的末日要到來了。

女販（拉住跛女的衣。） 停下來，女公民！你的臉孔我好似認識的。

跛女 放了我，不要拉我！

女販 我認識她，她是貴族，把她抓住，公民們！

西蒙（走過來。） 什麼事情，你們嚷嚷地吵鬧？

女販 叫警察！我是一個共和政府的好公民。請隨便那位把她捉住，她是從前卻布爾摩斯  
候爵夫人。以前我有一個親戚，被他們在馬舍裏用棒打死。

跛女 你打謊，打謊。

西蒙 啊，反了！

胖婦 她造謊的，我不允許你們碰一碰這位跛足的姑娘。她是一個揀破布的女子，要捉把

我一同捉去……

西蒙 你是誰？

胖婦 賣淫婦！

西蒙 啊，見鬼，你們是同黨。（向遠處的兩個國民兵招手。）公民們，把她們帶到公安委員會去！（喧聲，吵鬧。兩人被帶去了，有幾個女子，從人羣中跑了出來，把賣藥荳的小車推翻。）

西蒙（向戴假髮的市民。）現在這樣的時候，良善的公民必得晝夜不歇的在街頭警備，反革命的叛亂無論什麼時候都會暴發起來的啊，你讀了今天的布告沒有？

戴假髮的市民 什麼樣？

西蒙 貧窮的快將有出頭日了，神聖的貧窮！什麼時世，啊？哲學的時世，最高貴的時世！

拿書的市民（向戴假髮的市民。） 我們到比愛爾去吧！

戴假髮的市民 什麼地方去？

拿書的市民 憲法會議去。有人對我說，但頓今天在那兒演說，他的腦袋很靠不住了。

戴假髮的市民 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書？

拿書的市民 亞那克萊恩的著作集，一七四三年出版的最好的書，還有眉註！（向四周一

望，低聲說）是皇帝的親筆呢。

戴假髮的市民（捧起了書流下淚來，把他翻開了吻着。）

拿書的市民 你發瘋了！（兩人偕出。）

西蒙 唉，在這兒，一切還沒盡上規道。（懷疑地跟在兩人身後出。）

（在倒翻着的小車旁，走出披圍巾的婦人，她俯着身子在地上揀拾着荳粒。但頓從樹後出來，注視着她。）

披圍巾的婦人（吃了一驚似的。） 我想，一共不過兩磅的樣子吧？



但頓 是的，不過兩磅吧了。

披圍巾的婦人 我得在車子上留下一些錢，但我不能照她討價的錢給她。我沒有這許多錢。我的小女孩正病着，你如知道，生活是多麼艱難啊。

但頓 是的，我們這可惡的時世正難叫人過活。你的話不錯。

披圍巾的婦人 我不敢不平，我難道有權不平麼？

但頓 你長得很美麗啊，你知道麼？

披圍巾的婦人 說那裏話啊！我已變得這樣醜了，連我自己都不認識了呢。只是我的女兒得到了我的美，謝謝上帝再見了！

但頓 請等一等！（拿出一隻戒指給她。）請收了這個！

披圍巾的婦人 這很貴吧，我不能收受。

但頓 我請你拿了這戒指，作一個對我的紀念吧。你是不是寡婦？

披圍巾的婦人 是的，我的丈夫給人殺了。

但頓 在戰場上麼？

披圍巾的婦人 不是的。他是被冤殺的。我的丈夫是一個詩人。他頗有作一個大詩人的希望。我於一天晚上，在被殺者的屍堆裏找到了他的屍體，如果他活着，早已成爲法蘭西的光榮詩人了。

但頓 這是「九月」的事麼？

披圍巾的婦人 是的，我的丈夫是死在「九月屠殺」事件中的。那兇手一定沒有好結果，我知道，他們的血也定會給人喝的。我記得那晚上，他們把刀插在地裏，高坐在屍堆上，喝着白蘭地酒把石灰倒在死人身上。他們有着黑膛膛的，可怕的臉，我永世也不會忘記。

但頓 他們都是黑臉的麼？

披圍巾的婦人 他們都是一般可惡的東西，又其可惡的是他們的巨魁，那個怪物！

但頓 是誰？

披圍巾的婦人 啊，你也知道他的名字的，他那幾天正如魔鬼一般的在全巴黎揚開了他

的翼膀。

但頓 你以爲『九月屠殺』事件的首謀是但頓麼？

（披圍巾的婦人突然站住，凝視着但頓，發狂似的驚呼，接着便一拳向他打去。）

披圍巾的婦人 但頓！

（她跑進樹林中去，但頓跟着進去。露西與嘉彌爾入。）

露西 他又是跟那個女子一起去了吧。

嘉彌爾 近來他對女人越發狂得厲害了，他把她們擁在自己的膝蓋上，注視着她們的手掌，項頸，臉孔，眼睛，像是想把她們的體溫，來溫暖自己的心房。你留心看吧，他走路像是腳都拖不起地重，他的背脊這樣地彎了！有一種可怕的硬化把他制住了。

露西 我現在，嘉彌爾，我現在愛得你更厲害了。我愛你要直愛到流淚與絕望爲止，我怕，我真怕。

嘉彌爾 愛吧，愛我吧，我的露西！我們要永不分離，不僅在這時候，在這地方（吻她。）

露西 我的太陽，我的生命！（拉克羅挨入。）

拉克羅挨 但頓在那兒？會議已經開始了。一切都完了，見鬼！我告訴你們，他把機會錯過了，這個酒色鬼！一切都已完了，逮捕令已經發出了，但頓的，我的，你們大家的……今天晚上要逮捕十四個人，快去告訴他，倒霉透了，弄不好會送命——也難說！（露西暈倒。）

——幕

## 第七場

與上場同地，街燈已明，林木後邊可見西沉的太陽，散耀着火一般的光芒。

但頓在街椅上坐着。魯綺思自樹後出。

魯綺思 不要怕，是我！（坐但頓身傍。）他們沒有膽敢向你動手的。

但頓 我並沒有怕，我靜靜兒坐着。

魯綺思 我剛從露西那兒來，可憐的人，她哭着叫嘉彌爾去向勞伯思倍爾求情；他們以前是同學，現在他們的孩子又拜了勞伯思倍爾做義父。我的上帝啊——一切對於我好似幻夢。

但頓 是的，萬事都是一個惡夢。

魯綺思 當我在他們那兒的時候，有一個熟人來看他們；他說人家正在滿巴黎地搜你。我

們還是走吧。

但頓 我不願躲藏，我萬不能飛到外國去的。去也沒用，魯綺思，當我在太陽底下走的時候，我的影子是那樣的又長又大。我把這暗紅色的怪影子注目了好一會。我的身量是如此巨大，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呢？當一個人長得這樣巨大的時候，他只有屹然不動的站着。你說一切都是夢。我挺然地站着——這也不過是在夢中，我好似從根長着的一樣。當我走時，我用力從她中舉起腿膀。我只有一个願望：躺倒地上立刻永眠。是的，魯魯，如果斷頭臺的閘刀一定要跌在我頸上，我是無法逃避的。

魯綺思 聖母保佑你，祈禱吧，同我一起祈禱吧！你的意識已是混亂了啊。

但頓 我在孩子的時候，時常跟媽媽一起跪在床前，為我的家人，為年成，為蹣腳的叫化子，為皇帝祈禱的，現在叫我為什麼而祈禱呢？我走進黑暗中，走進永久的黑暗中，在這兒再沒有什麼需要記憶，也再沒有什麼遺憾。這纔是死的滋味：忘卻一切。

魯綺思 到底你還有一些愛我的心念沒有？為什麼你要從我手中離開？我不願和你分

離。

但頓 那個回憶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他在一天天的生長起來，開始時還不過是斷片的，現在竟成羣地跋涉在我的腦中了。我聽見他們怕人的步聲。魯綺思，他們好似遊牧的隊伍一樣。剛纔你到來以前，街頭是如此靜寂，顯現着光明。我寂然地聽見我心房的跳躍，漸漸地大聲起來，血液在我的周身洶湧作響，這聲音好似羣衆的慘呼一般。在這喧聲之中我分出慌亂的號哭，喊聲，刀聲。我聽出，似乎我的血在呼號着：「九月，九月！」的聲音。爲什麼我要在那個「九月」中，把赤血染污了我的手？

魯綺思 你可忘卻了麼？那時候共和政府是處在極危險的地位？

但頓 是的，是的，我爲了擁護共和政府。

魯綺思 那時敵人們跑到了外國正想向巴黎進攻啊！

但頓 是的，那時布林司維珂大公和普魯士王正向巴黎進攻。

魯綺思 那時巴黎充滿了反動派的叛徒，誰也防止不了民衆的喋血，在九月中只有你憑

着良心拯救了法蘭西。

但頓 胡說，胡說，胡說！——五千個的老人，婦女，兒童被殺在牢獄裏，他們是一點罪惡也沒有，不過把他們的血來滿足我的飢渴而已。爲什麼要拯救人類必須把他們自己的血流在他們自己身上？我已經什麼也不相信了，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你，不相信白天，也不相信黑夜，不相信真理，也不相信強權！魯綺思，救救我吧！

（遠處聞人衆喧聲，見火炬的光芒。）

魯綺思 聖母瑪麗亞啊，垂憐我們吧！

但頓 他們來捉我了，我們回家裏去，魯綺思。我不願像個偷兒般，給在街上捉去。

（但頓魯綺思出，西蒙拿火炬的兵士們，和許多市民入。）

西蒙 我可以對斷頭臺發誓——他恐怕一定在這兒！我看見他的妻子，好似向這兒來的。嚇，但頓！嚇，見鬼，誰帶着酒瓶沒有，我的喉乾極了。我們終得捉到他，活的也好，死的也好。如果給逃到英國，共和政府便完了！嚇，但頓！

——幕



## 第八場

革命法庭。聽衆席中椅子環列前方。

舞臺前方：胡開·台·丁維爾正整理着文件。其旁爲海爾曼。

胡開 你怕但頓麼？

海爾曼 就是他不容易對付，其他的人倒好辦。

胡開 還有嘉彌爾呢？

海爾曼 他倒沒有什麼。

胡開 他在過去很有些聲望，他是首創革命的元勳啊。

海爾曼 他已把自己的功績葬送了，蛇咬自己的尾巴。

胡開（把文件放入文件箱。）那時，勞伯思倍爾在議會中勝利的時候，他的一場演說真是漂亮！

海爾曼 他說了些什麼話？

胡開 他說了純潔的動機，偉大的犧牲精神，這一切都是革命所要求的。當他一說到犧牲，滿座包圍了恐怖의 空氣。代表們都緊張地呆坐着，等待着，擔心他要說出來的名字是屬於自己的。終於明白了，勞伯思倍爾所要逮捕的僅是但頓和但頓黨，只纔透了一口氣；開始順從地，無聊地拍起手來，這正是議會被屈辱的一瞬間，在歷史中一個重大的事故。接着是聖喬司忒走上了演說臺，開始演說了，冰雹一般落在全議場中，完全是一些哲理，說着什麼人類走向幸福的進程中，必須要踏過同類的屍體。這是同自然現象一樣的，必然的法則，他就這樣地平靜了全議場的良心的衝動，於是但頓便被引渡到我們這兒來全權處理。可是，這到底還只有一半的勝利。或許但頓會威嚇那些陪審官，和從全巴黎的街頭去拉了他那一方面的民衆來，說不定，陪審官會主張他無罪釋放吧？

海爾曼 這可不至於的。

胡開 你能相信得過那些陪審官嗎？

海爾曼 我們可以臨時在法庭中找，揀那些可靠的人。

胡開 我們怎樣能夠找得一定可靠的人呢？

海爾曼 有辦法，我已找了一個聾子而性情兇暴得像魔鬼一樣的人，兩個酒精中毒的，讓他們在裁判時間內在陪審席上打瞌睡，只說一聲：『是，他有罪。』其中一個須是一個倒霉的畫師，餓着而且暴怒着，在他腦中的觀念：走出革命法庭便只有一條唯一的路——到刑場去。那末其餘的就不成問題了。

胡開 但是民衆，民衆呢？你看，他們在窗下幹什麼事？（民衆向窗下走來。胡開拿出鼻煙來嗅。）喂，海爾曼，說不定他們在牢獄裏會幹出什麼把戲來吧？

海爾曼 幹什麼？

胡開 是啲。我們假定那些人會買通了看守。

海爾曼 啊。

胡開 他們捨散了金錢給民衆，叫他們跑到街頭來反抗裁判。

海爾曼 啊，啊。

胡開 這可不好辦呢。

海爾曼 是，你說得不錯。

(庭丁入。)

胡開 陪審官到了沒有？

庭丁 是，他們已經到了，外面正有許多人打着門要進來。

胡開 我們就開始吧？

海爾曼 (對庭丁。) 把犯人帶來，大門打開了。

(聽衆席立刻坐滿了聽衆，陪審官入，法官們各就席。)

紅帽子的市民 共和政府萬歲！革命法庭萬歲！

聽衆 共和政府萬歲！殺盡仇敵！

羣衆 共和政府萬歲！

殺盡共和政府的仇敵！

黑帽子的市民 公民——革命法庭的法官們，我們要求把犯人處死。

羣衆 誰喊的，把那個喊的人殺了！

噓，噓！

誰喊的，誰說的？

這兒有陰謀！

殺死陰謀的人！

紅帽子的市民 把大門關了，搜！

（聽衆騷動之聲。）

海爾曼（急急地搖着鈴。） 把被告帶上來！

（喊聲，鈴聲，但頓，嘉彌爾，拉克羅，海羅，斐里普及其他人。）

黑帽子的市民，喂，但頓，送你一個光榮的禮物。（向他吐唾。）

但頓（轉向聽衆。）請爽爽快快地看過飽吧，這是在這兒很難得見的呢！

紅帽子的市民，你剝削了多少人民的財寶，趕快報告出來！

羣衆 強盜，淫棍！

劊子手，兇手！

現在請喝你自己的血吧！

我們不會忘記「九月」，我們永不會忘記！

海爾曼（鳴鈴。）靜肅，不許作聲，裁判開始了。（向海羅。）被告，你叫什麼名字？

海羅 海羅·台·賽雪爾。

海爾曼 年齡？

海羅 三十七或三十八，我死了後，歷史家定會查考明白的。

海爾曼 職業？

海羅 代表，國會議員，貴婦人的手套搜集家。（坐下，聽衆笑。）

海爾曼（向嘉彌爾。） 被告，你的名字？

嘉彌爾（憤然地。） 你早已知道了，呆東西！

胡開 這個被告，我與他私人認識的，他的名字叫嘉彌爾·台·摩連。

嘉彌爾 你自然是很知道的，胡開，你這個法官的職位，也是我給你引薦的。

海爾曼 你的年齡？

嘉彌爾 我的年齡，正和那位有名的耶蘇基督在他的死的那天相同的。

聽衆 好勇敢！

回答得好！

喂，海爾曼，再問他？

海爾曼 職業。

嘉彌爾（狂怒地叫。） 革命家，愛國者，民衆的代表！

聽衆 好勇敢！嘉彌爾！台摩連。

他說得好，他正是民衆的代表！

他是一個很好的愛國者！

海爾曼（鳴鈴，向但頓。） 被告，你叫什麼名字？

但頓 我的名字在這兒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聽衆 但頓！但頓說了！不要響，不要響！

海爾曼 年齡？

但頓 三十五歲。

海爾曼 職業？

但頓 法蘭西共和國司法總長，憲法議會議員，公安委員會委員。

海爾曼 住址？



但頓 我的住址立刻就要沒有了，我的名字則將永生在彭德安的歷史中。

聽衆 好勇敢，但頓！

好勇敢，但頓！但頓更勇！

但頓，搖動你的獅子鬚啊！

怒吼罷，但頓！

（法官長鳴鈴。）

嘉彌爾 海爾曼，再問啊，但頓的嘴裏有幾粒牙齒！

（聽衆笑。）

但頓（以手中拿着的文件擊着欄杆。） 這便是告發的證據麼？那個惡黨敢污辱我們的名字。這不僅對於我個人的侮辱，是侮辱革命，侮辱歷史！全法蘭西的面皮都被這樣一疊顛倒黑白的文件剝光了！

海爾曼 守秩序，但頓，人家告發你和魯易卡倍黨往來，你收受已處死刑的國王的賄賂；還

有人告發你和已死的彌拉蒂勾結，企圖復辟，你和德謀里將軍交接，煽動軍隊反對議會，幫助他進攻巴黎的目的，你企圖推舉奧來蘭王公恢復立憲君主政體。

但頓 一切都是胡說！

海爾曼 現在我們讀告發狀。

但頓 這種狗屁的告發狀從頭到尾，都是一片胡說，我要求我的發言權。

海爾曼（鳴鈴。） 此刻不許你發言。

聽衆 讓他發言！

我們要求，讓他發言！

打倒虛偽的儀式！

打倒法官長！

打倒革命法庭！

但頓 把陰謀我的惡黨叫出來，叫他在法庭上現出鬼臉來。死，我是不怕的。把我處死了，我

的名字會寫在光榮的廟堂裏！像我這樣的人，一世紀中終得有一個，他們的額上是輝着天才的光芒的。但是那些中傷我的惡黨呢？他們只會在黑夜中幹他們的鬼把戲？他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伸出頭來的。（向聽衆。）你們相信我會背叛共和政府的麼？（喧聲。）這是他們的告發狀，他們告我收受魯易卡倍的賄賂，他們告我交接德謀里將軍圖謀復辟。啊，聖喬斯忒，你滾出來回答我。（拍手聲。）你們要我死，我的本能卻命我保守自己，我要把這一切陰謀詭計打成粉碎。我把功勳的大翼掩護了你們的事，你們都忘卻了。記得，不記得，拉法葉德在馬賽拿大礮向你們轟擊的時候，向專制政治宣戰的我。八月十日那天把他們擊潰了，記得不記得，八月廿一日我把國王血淋淋的腦袋，像手套一般的丟到全歐羅巴君王們腳底下。（聽衆拍掌，喝采。）

海爾曼（鳴鈴。） 靜肅！靜肅！你沒有聽見鈴聲麼？

但頓 防衛自己的生命與光榮的羣衆的聲音，自然比鈴聲更高。是啊，九月中我最後一次率領了狂怒的羣衆，爲了布林斯維珂大公向巴黎的進迫，而狂吼了的羣衆，震撼了歐羅

巴。我把貴族們的黃金鍛鍊的武器散給民衆，調兩萬革命的戰士到東部的國境。有那個  
人敢拿石頭擲我？

（喝采，叫號，有人向但頓擲花。）

羣衆 但頓萬歲！

人民的代表萬歲！

我們要求釋放但頓！

釋放但頓，釋放但頓！

打倒革命法庭！

法官滾蛋！

海爾曼（鳴鈴。） 休息十分鐘。

但頓 民衆們，請你們自己裁判我，我把我的生命聽憑你們正義的裁判。（喝采聲。）

——幕

第九場

革命法庭前的空場。

公判之第三日，正午休息時間。從窗內可見庭丁們，正在整理紙件。

西蒙（進場，走到窗口，向庭丁。） 喂，派顯！

庭丁（望窗口。） 誰叫我？

西蒙 今天一頓晝飯吃得很不錯，在那邊街角的咖啡店裏。

庭丁 不要吃得太飽吧！

西蒙 不要緊，派顯。你可以讓我先跑進法庭裏去看我那位老朋友嗎，我可以坐得近些。

庭丁 這事情不很好，法官們都全被嚇壞了呢？但頓他們什麼胡亂的事都會幹出來的呢。

西蒙 但頓的聲音吼得這樣響，就是在賽蘭河的對岸都聽得見呢，人民都傾向到他一邊了，現在事情什麼樣？

庭丁 那情形，但頓倒不像是一個受裁判的，簡直好像是他任裁判法官。

西蒙 老實說，派顯，我也弄得模糊了：我們到底要擁護誰纔好，但頓呢，還是勞伯思倍爾？但頓是人民的好友，而勞伯思倍爾也是人民的好友。這兩方面我都覺得不錯。爲什麼這個要砍那個的腦袋。派顯，告訴我，這是什麼緣故？我在吃午飯以前，特地喝了三杯的阿配林，澆我胸頭的塊壘；到底幹麼這個人要砍那個人的腦袋呢？我的愛國心有些兒茫然了。

庭丁 好，進來吧！（西蒙入，窗口可見他走向聽衆席去。場上又來了柯爾、台爾排、胡開。）

柯爾 但頓的勝利，便是革命的失敗。但頓這個名字，就是表示革命的停頓，革命的滅落。我們必得想什麼方法打發他上路纔好，即使要大的犧牲也不惜。

胡開（嗅着鼻烟。） 被告他們，現在要求召集全體議員和公安委員解決他們的案子。

柯爾 如果這樣我們就完了——這可不能允許！

胡開 這是他們的權利，法律無法拒絕這要求的呀。

柯爾 再弄幾個證人出來纔行！

胡開 證人已經全部取調完了。

柯爾 找新的！給他們錢好了！我們自己的腦袋要緊，只要有人肯幹，說一句話便給一千法郎也成！

胡開 但頓口口聲聲立脚在民衆方面說話，法庭吵鬧得很厲害，竟是從來所沒有的。法官弄得只好呆坐着開不得口，像落雨天的老鴉一樣。但頓，嘉彌爾，和拉克羅挨，只是破口大罵，罵得滿座的聽衆都大聲歡呼。（把鼻壺給柯爾。）我想，這事情一開始就弄錯了。

柯爾 我對勞伯思倍爾說過了，我們實在還得遲一點動手。我對他說：『你把這一個大砲開得太早了，人民還都沉迷在無政府政態之中呢，鐵一般的國家權力的觀念，還不能統制羣衆啊。』

胡開 他甚麼說？

柯爾 還不是他那種老腔調麼？把大衣的鈕扣一個個地扣上，默不作聲的跑進自己的房間裏把房門關上。

胡開 也許他沒有錯。（聖喬斯忒入。）

聖喬斯忒 胡開，我正找着你；我們剛得到了魯森堡爾格來的報告，發覺了牢獄中的陰謀。但頓和嘉彌爾的妻子，重金收買了民衆，準備炸毀議院。

柯爾 好，我們有辦法了！

胡開 有了證據麼？

聖喬斯忒 捉了十八個人，只是至今什麼話都不肯說。我立刻要到議會去一趟，叫大家立刻決議，在審判的時候，絕禁對止傍聽。

胡開（打着鼻烟壺的蓋子。）好，現在可以宣布死刑了。

——幕



## 第十場

一小時後的同一場所。棚下滿集羣衆。從窗中可望見法官，被告及聽衆席。

但頓（全身可從窗口望見）……你們應該知道，法蘭西被狄克推多威脅着。那些惡黨匪徒在想把他們的鐵鍊繫上人民的項頸，一切自由，人權，革命的所得，都陷在死滅的恐怖之中了。我控告勞伯思倍爾，柯東，聖喬斯忒，柯爾，企圖建立狄克推多，謀叛國家，他們要把共和政府淹滅於赤血之中，他們陰謀解散議會，他們要作專制的魔王。民衆諸君，你們要求麵包，而他們把人民代表的腦袋擲給你們。你們乾渴着，而他們定要你們去喝斷頭臺上流下來的血。

羣衆 打倒狄克推多！

打倒狄克推多！

但頓萬歲！

一人之聲 這話對的，他們叫我們把血當酒喝。把腦袋當麵包吃。

羣衆 麵包，我們要麵包！

一人之聲 我們打法庭！公民！

公民！我們現在的口號應該是：但頓與麵包！

羣衆 給我們但頓和麵包！

給我們但頓和麵包！

給我們但頓和麵包！

（羣衆擁向法庭。幾個兵士出槍攔阻。）

但頓（向法官高叫。） 惡黨！聽見了沒有，民衆在喊着什麼？把你們的腦袋捧得牢點吧！

嘉彌爾（向法官高叫。） 我們要求召集特別委員會！

海爾曼（猛然鳴鈴一手理着頭上的髮囊。） 守秩序，守秩序！這裏是法庭！

拉克羅挨 這裏那裏是法庭，這不過你們這羣被收買了的走狗，流氓，不許作聲！

嘉彌爾 海爾曼，把你的頭髮弄弄好，他跌進墨水壺裏去了！

海羅 法官公民，請你不要再搖鈴吧，我的耳朵要震破了！

但頓 快把這個可惡的喜劇終止了！

嘉彌爾 我要求停止審判，等待開特別委員會。

拉克羅挨 停止審判！叫他見鬼去！

（法官狼狽，被告自由起立，羣衆湧向窗口來了。）

但頓 民衆諸君，他們要破壞你們了！但我們已發覺了他們陰毒的鬼計。

羣衆 釋放但頓！

打倒陰謀！

把窗子打破吧！

(柯爾自羣衆間入。)

柯爾 讓開一條路，讓我進去，議會有命令，議會有命令！(走進法庭。)

羣衆 這是柯爾！

吸血鬼！

聽——他說：議會有命令！

又是什麼鬼計！

對民衆進攻的新的陰謀！

賊黨惡徒，吸血鬼！

而我們是要麵包！

麵包！麵包！麵包！

釋放但頓！

胡開 (柯爾向他遞過一文件。) 議會的命令。(突然，靜默。) 議會命令：「魯森堡爾格監」

獄中犯人陰謀發覺，市民露西·台摩連和市民魯綺思。但頓以反叛政府之目的，買收民衆，並由提龍將軍賄賂監守，希圖脫獄謀叛。本案被告，膽敢進行陰謀，屢次侮辱法庭，實屬不法已極，爲此命令革命法庭，繼續裁判，如被告等在法庭有不法言動，着卽禁止其發言權。切切此令。」

但頓 我提出抗議，你們可以閉塞我們的嘴，可以割破我們的喉管，這並不是審判，這是陰謀殺人！

嘉彌爾 惡黨！劊子手，殺死他們這想謀殺我的露西。

海爾曼 禁止發言。

嘉彌爾 狗屁，我要發言便發言！（把手中一卷皺摺的手稿投向海爾曼的面上。）

海爾曼 這還成什麼樣子，禁止傍聽，請聽衆退席。

法庭內的人聲： 好不要臉的東西！

抗議抗議！

大家不要走！

取消命令！

好不要臉！

不要臉！

（兵士驅逐傍聽人。）

法庭前的人聲：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公民諸君！

這不是審判，這是陰謀殺人！

把我們殺了，把我們鎗斃！

我們大家都死！

釋放但頓呵！

但頓（跳至窗口，張手向羣衆。）公民們，兄弟們，請保護我們，我們被殺了！

海爾曼 把窗子關了，窗簾放下！

(庭丁把但頓拉去，窗門關了，簾放下。羣衆激動，擾亂，狂叫。門口被逐出許多聽衆來。)  
紅帽子的市民(跳上豎街燈柱的石墩上。)  
公民諸君，喂，公民諸君——不要鬧！你們知

道麼，爲什麼巴黎要鬧麵包荒？

羣衆 他說什麼？

他說：巴黎爲什麼要鬧荒。

聽吧，他在說麵包！

紅帽子的市民 我問你，爲什麼我們要餓死？不爲別的，只是但頓把麵包偷偷地賣給英國人去了。

羣衆 你說謊，但頓沒有賣麵包給英國人！

黑帽子的市民 公民諸君，我有最可靠的憑據，證明但頓是一個壞蛋。

紅帽子的市民 諸君，你的身上生滿了虱子，你們的衣服，破爛得和死人身上的一樣。但你們可知道，但頓的生活過得甚麼樣？

黑帽子的市民 | 但頓在賽佛爾買了皇宮一樣的別墅，但頓穿着綢的襯衫。

紅帽子的市民 | 但頓吃的是飛禽走獸，山珍海味，喝的是上品的蒲爾共的葡萄酒。但頓喂狗的，是最好的白麵包。

羣衆 啊——啊——啊！

黑帽子的市民 | 但頓以前也和我們一樣的，是一個窮光蛋。後來他到比利時去，從荷蘭大公那裏拿了五百萬金法郎。

羣衆 啊——啊——啊！

紅帽子的市民 | 以前政府滅收了的奧斯脫蘭的珍寶財產，叫司法總長的但頓保管的，我們問問，這些東西到那兒去了？

黑帽子的市民 | 但頓把奧斯脫蘭的金鋼鑽送給了西班牙，把他的黃金賣給了英國人，所以 he 已變了一個大富豪，他把許多錢埋在地下呢。

羣衆 啊——啊——啊！



紅帽子的市民 但是你們知道嗎？勞伯思倍爾甚樣過活呢，那位人民的真正的好友？他五年功夫只穿着一件大衣，還沒有換過，已只有了兩個鈕扣，全身都補滿了補釘了。如果有那個女子給他一塊手拍，他便要望那個呆蠢的女子臉上丟去，他說：『全法蘭西的民衆都還餓着肚子，這種浪費的東西我可用不着。』他是這樣的一個好人，而但頓卻陰謀着把他送上斷頭臺去。

黑帽子的市民 勞伯思倍爾萬歲！

羣衆 勞伯思倍爾萬歲！

廉潔的勞伯思倍爾萬歲！

民衆的好友萬歲！

紅帽子的市民 殺但頓！

羣衆 打倒但頓！

殺但頓！

第十一場

牢獄。

向天井的廊下，後面有小窗。牀上睡着但頓，嘉彌爾，拉克羅挨，斐里普和海羅。中間的桌上，放着吃殘的杯盤。看守攜燈入。

看守 馬上要死了，還吃得這樣厲害。好像從沒有吃過似的；只要想想，明天早上自己的腦袋要掛到籠子裏去了，便也不會這樣快活了吧，想想那些可怕的事，想想再也不會消化的肚子吧。（看看空的酒瓶和杯盤。）什麼都吃光了，也不留些給我們，媽的，忘記了麼？到別人砍下了他的腦袋時，可不管你的肚子是空的還是裝滿了豬肉的，都一樣（把床邊的燈燃了，數睡着的人）一，二，三，四，五（海羅伸起頭來。）

海羅 你是什麼人？

看守 你藏過了酒瓶沒有，嚇？

海羅 嗨，是你，提公。你找，你找！

看守 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海羅 啊，很遠很深的地方，明天人家要把他藏在永久的虛無之中了。

看守 你在說什麼？

海羅 我是說人，提公，我說的是人。

看守 嗨，你發昏了！我說的是酒瓶啊。

海羅 我們把酒喝得連最後一滴也喝光了，吃了這頓聖餐便得帶了這個已經輕得連自己也不相信他還在肩上的腦袋滾蛋了。

看守 好，睡你的覺去吧，小鬼！（遠處聞大白鳴鐘的聲音。）三點鐘，人家馬上要來捉你去了。（出去，鎖上門。）

拉克羅挨 我吃得太飽了（坐起身子。）

海羅 你睡不着麼？

拉克羅挨 這兒有很多的奇怪的小蟲，捉也不能捉。

海羅 到明天便有另外一種小畜生來咬我們了。

拉克羅挨 蟲麼？對啦。

（窗中射入月光，獄室較明。）

海羅 我們是跳上了一隻神祕的船，風帆已經張開了。你看——我們飛上了這清碧的光波。祖國親愛的土地將永久被那些迷霧障滅了。真是無法逃避的，苦惱的事，但是只要：  
：我們大家只要短短的一剎間，能夠在一顆美麗的遊星裏相會！

拉克羅挨 死，我倒是不怕的，只是很痛。據說，斷頭臺的刀子落在頸上的百分之一秒的時間，卻非常痛苦而且好像很長很長的永久的時間一樣——只希望有誰，能夠給我些毒藥纜好！

斐里普 不要鬧，不要鬧，人家要睡覺呢？

海羅 以前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老做着這樣的夢，好似我坐着一隻神祕的小船在月亮的光波中游行。

斐里普 在我，只要不讓這些小蟲再咬我就很滿足了！

拉克羅埃 嗨，捉也捉不着的！

斐里普 共和政府，簡直是一個屠場，他們把我們除滅了，但是剩下來的的是什麼呢？民衆失卻了領袖，國家沒有了頭，留着的只是肚子。只有上帝纔知道，人家要把我們處死，我正看不出有半點健全的意識，我說一句罷，不消兩三個月的功夫，勞伯思倍爾他們的腦殼，也得送上斷頭臺了。全國的精華，民衆的天才者，已經除完了。革命陷入混沌之中叫喊着人民的的天才。現在他們卻砍我們的頭。

拉克羅埃 這種費話還說他幹嗎，於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時候已經太遲了！

海羅 我已預見了一個好地方。在那兒，我們不再說話。那兒我們可以和平地永眠。再不必

搖旗吶喊，再不必聲嘶力竭的演說，再不必開會議，我們將只有安安靜靜地睡覺。喂，拉克羅挨，不要把被頭拖了去！我覺得有些冷了。不要叫我傷了風，明天早上拖着鼻水出去，我是不高興的。

（嘉彌爾從床上走到窗口，在窗檻上寫信。）

斐里普：這五年以來，我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幾乎一秒鐘也沒安息過，所謂人類，到底不過是一個空虛，被大風吹散了的灰塵一般的空虛！

拉克羅挨：結果是來了劊子手，他把你當作牲口一般的擲去……「革命便成功了……」可怕啊！

但頓：他們敢有勇氣砍我的頭！真是笑話！（從床上起來，在室中來回踱步。）拉克羅挨，你想，真會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情的麼？

拉克羅挨：我的胸頭要泛出來了，我吃的太多了。食物在肚子裏像一團塊似的在作着梗。

海羅：凡是變戲法的，比武場裏的跳手，騎馬的騎師，出場以前，決不把肚子裝得太飽，否則，

一個筋斗，便會跳出了性命。

斐里普 跳手啊！凡是學跳手的必得一步一步地慢慢練習，而我們的法蘭西，卻一開頭就是一個大筋斗，跳出了性命。

但頓 好，我死了，從明天起法蘭西再沒有但頓了！但是他們那般傢伙，誰也不會懂得甚麼去治理國事的。英國人一定很高興：法蘭西人都發了昏了（猛擊着門上的鐵欄。）法蘭西發瘋了。吼，法蘭西革命發瘋了！

鄰室的聲 不要吵醒我！

海羅（從床上跳起。） 但頓，等一等！隔壁那個人說什麼話！什麼？

鄰室的聲 不要吵醒我！

海羅 啊，是他！是安特來，雪納的聲音。

斐里普 不會是他，他也捉到監牢來了麼？

但頓 勞伯思倍爾早就把他的名字上了名單裏了。上星期晚上在勃蘭維爾旅館旁邊把

他捉到的。他們也許還要捉伏爾泰，盧騷。殺些平常人已經是舊而無味的玩意兒了。只要有人把他們投進石灰坑裏，就使有十個人也辦得了，可是沒有，只讓他們無法無天地把天才的腦袋掛在斷頭臺上——呵，這樣浪費的玩兒決不是得到許多民衆允許的吧。明天，明天是全巴黎人民看熱鬧的日子。只要想，咖啡店的酒杯間將引起多大的感動！「你見了沒有，但頓上斷頭臺時的風景？多麼悲壯喲！他怎樣搖着他的項領毛向四周凝望，甚樣扮了一個苦臉，趙劍，和——驟的——一個大皮球跳落肩頭！」

海羅 尤其是其中的婦人們，明天晚上她們定要在夢中見你。明天晚上至少有十萬個巴黎的美婦人代替他們的丈夫把你的影子映在夢裏。一夜功夫，你便有十萬個愛人——這事情可不壞，但頓！（伸着指頭數。）

拉克羅埃 不要響……等一等……（鐘聲。）三點半了。

但頓 我坐了囚車到斷頭臺上去，在我的面前——兩條柱子，這中間——一塊板，一個圓洞，在這個圓洞裏我必得伸進頭去，我活了一共三十五年，生活過了，愛過了，享樂過了，把



世界振搖過了。我舉得比一切都高，只爲了此，我的頭便得伸進這個圓洞中去，這個洞，也不會比我的頭頸大一些。從生到虛無的鬥革命所得的便是這樣的代價麼？爲什麼要創造這些人類爲什麼要創造這種愚蠢的地球？

海羅 我計算了，我身上的泥土，一定特別肥沃，就是一手掌的泥，也會開美麗的花。

嘉彌爾（在窗邊。） 露西，露西，我的親愛的露西！（低頭信箋上哭。）

海羅 喂，——已經哭了……（從枕頭底下拿出一本書來看。）

但頓（低低地。） 惡黨啊，惡黨！

拉克羅埃 如果我可以知道，死了後的事甚樣？

但頓 死後的事嗎？不要緊，我活得夠了，我在地上轟起了許多的暴雷，我喝了許多的酒。對的，也許是對的，我去得正是時候。（走向嘉彌爾。）不要哭，你給露西寫遺書麼？我在這幾天內一次也沒想到我的妻子，可憐的人，她有了孕了。不要哭。讀給我聽！

嘉彌爾（讀。） 好夢縮短了我痛苦的行程，蒼天哀我。我在夢中看見了你，露西，我吻你的

手，你的嘴唇，你的滿流着淚的雙頰。但是我在呻吟中醒過來了，我重復看見自己是在獄中。窗外高懸着一輪冷月，上帝呀，這裏是多麼地寒冷呀，多麼寒冷呀！露西，露西，你在什麼地方呢？……（哭。）

但頓 好了，好了，不要再讀了！

嘉彌爾（繼續。） 「我請求你，如果你明天看見了我的囚車，請不要作聲，請不要碎我的心，不要叫喊，咬緊你的牙齒吧！你必須爲了我們的孩子活着。告訴他說我是甚樣地熱望着偉大的幸福，我是甚樣熱望着共和政府，使他受全世界的崇拜。我死了，露西，我相信，如果上帝是存在，他一定會赦我的罪。我相信我們將在天國相見。別了，露西，我的露西，我的親愛的露西，我的生命，我的歡樂，我的聖母呀！我覺得，好似我雖然離開了生活的邊岸，但是我被縛的手，還是緊緊地擁抱着你，而我的頭顱，從身子離開了的頭顱，也將永不瞑目。目深望着你。露西……」

但頓 酒一點也沒剩了麼？

(猛然門被開入之聲。)

拉克羅挨 什麼人？是劊子手吧？

但頓 他們來了，我們大家互相道別吧！別了，嘉彌爾，勇敢點好男兒！

海羅 (把書閉上。) 好，上路去。

(門開，看守攜燈前導，接着是兵士及劊子手。)

——幕

## 第十二場

廣場的一角。雨的朝晨。擁滿着看熱鬧的人。牆邊露西呆立着，頭上裹着黑紗。她的腳邊，魯綺思頭靠她膝上躺着。舞台底面——斷頭臺。西蒙入。

西蒙 來了，來了。

（羣衆間起了動搖，喧聲。魯綺思很快地跳起身子，伸着頸望。露西捧了她的頭放在自己胸上。遠遠聞車輪聲近來。姜痕與羅莎麗跑了進來。有人唱「嘉曼亞龍」但立刻停止了。）

西蒙 公民諸君，正義完成了。革命的敵人失了他們的腦袋，記着這一個時候！全世界的視線正都注目在這個地方。（指了指斷頭臺。）這把懸在兩枝柱中的，發着光輝的刀。你們

知道，這兩枝柱中和一把刀象徵什麼東西麼？他便是鐵面無情的歷史女神，時代的復仇者，民衆的天才。這機械像熱情的天使一樣地，領導法蘭西的民衆，到向再無殘殺這數事情的光榮的時代。他的外表是簡單而可怕的：這兩枝柱子和一把大刀……注目着看，好兒注目着看他吧！他是很美麗的，他的光芒會暈眩了你的眼睛，你要是久久地注視着他，你會看見從他的架子中流出牛乳與蜂蜜來，那個架子會變成新鮮香熱的麵包，他是站在黃金之上，在黃金堆上面。他放着光采，猶如太陽。

（車輪之聲愈近。）

姜痕 他們來了呢。

羅沙麗 怕啊，我們走吧！

姜痕 看看也不要緊，大家都在這兒！

（囚車入。囚人們都兩手反結着。車通過正中默然讓開的羣衆近向斷頭臺，輝着利劍的兵士圍立四周防護。露西向囚車默然伸過手去。）

姜痕  
但頓，永別了！

（羅莎麗大聲哭着，但頓最先走出囚車，站在斷頭臺上，推開劊子手。）

但頓 法蘭西人，我把我的光榮遺傳給你們。你，劊子手呵，你把我的腦袋拿給民衆看吧，我的腦袋是值得這樣的！

（忽然鼓聲大作，人聲喧嚷，其餘的死刑囚從囚車走出來，上斷頭臺。嘉彌爾用眼睛在羣衆中找尋露西。下刀聲隱約可以聽見。鼓聲繼續響着。）

——幕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10101)

世界文學名著 但頓之死 一冊

La Morte de Danton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eksej N. Tolstoj

譯述者 林適夷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787  
C-20114  
.45

